

独处
冯骥才先生善谈,喜交游,也乐于独处。

冯骥才先生二三事

段茵

独处未必真的独自一人,随时停下来“赏心”,是他的一种独处方式。有一次,听先生谈《俗世奇人》。那是个四月天,薄阴,但日光透过云层,给人一种春日的暖意。先生穿一件棕色毛衣,衣袖半挽,侃侃而谈,忽然就停住了,然后吐出一句:“哎哟,外面有几只鸟落在树上了,两只……”于是欣然凝视好一会儿。

独处也未必没有言语往还,与万物生灵、日月晨昏的对话,同样是一种独处。在他眼里,星星是天上的万家灯火,窗子是雨的小鼓,篱笆是风的排箫,珍珠是大海藏在蚌里的秘密,新生的思想仿佛破壳而出的鸟儿,小鸟的鸣叫宛如阳光中洒落的雨点……这样的独处是运用心灵的语言,抵达人与世界的和解。

《挑山工》和“挑山”

没有哪座山在先生心中重如泰山,比泰山更重的是挑山的人。

1976年春,先生人生中第二次登岱,遇到了散文《挑山工》的原型——一个在蜿蜒盘道上负重而行的“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两三年过去,先生因写作过度疲累,生了一场大病。病中的他喘息、虚胖,见不得人,听不得声音,憔悴萎靡许久。《挑山工》是他病中发表的为

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先生回忆说,那时他最需要挑山工负重

百斤、着力攀登的精神。几年前的夏天,雕塑家商长虹来信,为他学生胡乃澎的雕塑,请先生指点一二。那是个裸露上身,打着赤脚,扁担搭肩,正要负重起身的瞬间形象。先生就造型提了两点意见后,给它取了个重于泰山的名字:“挑山!”

不痴连的漫画

先生自小痴迷连环画,童年的课本上画满了各种飞机、大炮和小人儿。他这一喜好保留至今,于是手稿、讲稿、日记、笔记乃至随手可得的一张纸片上,都可见到种种信笔涂鸦。

2019年冬日的一天,先生满心欢喜地打开一个《俗世奇人》的手稿画本,上面草草列着创作的灵感、思路,几笔日常事记,此外便是大量的人物形象和自得其乐、自我调侃的生活漫画。不少漫画是与他的爱人顾同昭老师相关的。一会儿是顾老师端来热气腾腾的牛尾汤,他对着汤碗大淌口水;一会儿是顾老师购物归来,脸上春风可掬。因瞧见一处写着“下午看望母亲”的字样,我随口问了句:“怎么没见您画过您妈妈?”先生随即回答:“母亲我不敢画。”

对生命的源头保有爱和敬畏,是人生永恒的命题。

“烹早韭,剪春芹”,只为春头一口鲜。东风一吹,暖意足了,我格外想念刀韭的鲜香。

春头一口鲜

李丹崖

头刀韭这个名字,有些江湖气,放在武侠小说里,谁若用这样一个诨号,也得是个叱咤江湖的少年侠客。头,代表新鲜;刀,给人一种劈面而来的迅疾感,韭菜这种吃食,生命力无限顽强,“头刀韭”三个字合起来,意蕴相当丰满。有一个词“早韭晚菘”,来源于《南史·周顒传》。说的是周顒隐居在钟山,有一天,文惠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佳?”周顒说:“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意思是初春的韭菜和晚秋的大白菜。后来,人们用此两菜泛指蔬菜,早韭的美,可见一斑。

早春二月,置身皖北平原,下过一场贵如油的春雨以后,土壤里飘来满是腥香的气息。到田里看到绿油油的韭菜,挂着露珠摇曳生姿。这时候,是一畦韭菜最好的光景,若想尝个鲜,用镰刀割下来,洗净了,切成一寸见方,用盐巴、醋、酱油、麻油稍加调拌。吃起来,那份新鲜劲儿,能把人的魂魄扔到云端去。是的,头刀韭就是这么好吃。

初春堪割早韭。割早韭最好在清晨,休整了一夜的韭菜吸纳了天地灵气,休息得好,肌肤自然亮泽,且有露珠凝结在韭菜尖儿上,水润润的,如同婴孩的肌肤,吹弹可破。早些年,在乡间,农人生活不怎么富裕的时候,一把头刀韭,比肉还要金贵。正所谓“头刀韭,美过肉”,说的也正是头刀韭的魅力。

头刀韭可以用来做面叶儿,那是地道的乡间美食,而且有着一种神奇的魅力。早些年,农村的医



做韭菜合的全过程:把肉剁成馅,把韭菜末调进去,放上五香粉、盐巴之类的佐料,然后包在面皮里,成月牙形或圆形,放在菜籽油里烹炸,韭菜和肉馅的香立马就不矜持了,满屋子都是,馋得连窗外的家犬都直流哈喇子。

韭菜合在故乡亳州也被称为“韭菜合子”,许多小食店都有售,论滋味,还是头刀韭最美味。袁枚在《随园食单》里也曾对韭菜合有过记载:“韭白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

我小时候,喜欢把香酥的韭菜合子咀嚼得咔嚓作响,似有山河萌动之势,没办法,韭菜的美一碰到贪吃人的味蕾,人就变得不矜持了。吃完韭菜合,我喜欢吃一碗玉米粥,韭菜这种粗纤维,搭配以粗粮,让很多粗人也吃出温柔细腻的情怀来。

头刀韭,美不胜收,趁春,不妨啖几箸。

我忘了我几岁开始剥豆的,仿佛这是与生俱来就会的孩子家务活,对女孩子来说,尤其对家中的长女来说,更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分内事。

这应该是一种传统,而且多么习惯,多么自然,多么带节奏啊,我不知道自己是脑子指挥着手,还是手指带动着脑子,反正一切都无比协调……

从拇指、食指、中指到小指,虽不比之于弹钢琴,因为那时候我都没见过钢琴,在上小学之前,只见过邻居家的风琴。所以要说的话,只能比之于那架风琴,它总是发出奇怪的颤音,有时候还带有猫被扔出窗外的尖音,让那些容易激动的孩子高抬起腿,伸直脖子,或者做捂住耳朵状。

当然,比喻总是拙劣的。但似乎就是从剥豆的童年开始,我觉得我的面前,是一只一只数不清的蛴螬,在绿色的豆壳里,“咕咕”地叫着——这真的只是我的想象吗?我想,那时候,可能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想象,什么又是真实。但这真好,长时间内来,我非常喜欢剥豆的时刻,在门前一棵大树下,在春夏季节的绿荫下,几张小板凳,张家王家的固定位置,凳子是有主的,菜篮子也是有主的,但坐的人却是有限流动的。

张家王家几家的孩子,刚才还玩得起劲,踢毽子,跳皮筋,或者赶鸡赶鸭,突然之间却全奔跑过来了,开始一起干活,快的慢的,都一起伸手,所以手捧手、手碰手那是最常见的,而因为站位的问题,脚踩脚也多见——可见大家凑得有多近,脸贴脸,那自然也不必少见多怪了。要是不知道的陌生人经过,可能会误解成一群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玩什么游戏,或者在拉扯着抢夺什么!

有人因此会大声地喊起来,而不同的陌生人,却

老是喊着差不多的话:“谁家的孩子啊,干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清脆愉快的笑声,或者哪个戴红袖箍的老头老太,猛然叉起的胳膊;或者是举着锅铲,扬着大葱,喊着“小东小西”之类的小名的妇人,忽一探头,这让所有没看明白的人,应该都看明白了!

“啊!我晓得得了!”但被误解的责备总要比漠不关心来得好,而夸奖更要比责备来得更好。这个大人竟有些不好意思,而对所有有这样热心的人,最好还是竖起耳朵听听他们说的,讲的那已然构成了我记忆中那美好的情景,也是我在六十一甲子中感觉回味无穷的美好滋味,就像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咏叹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戏——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真的,即使我现在正剥着豆子,即使手里还多了一件“神器”——包在指甲上剥豆的不锈钢工具,厨房里更有着几十件“新式武器”,把个厨房撑得像要比试十八般武艺的武器库。但真的,再没有了……

“那时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清贫岁月,一饮一啄皆来之不易,所以再也难忘,哪怕餐前餐后被说教,被误解之后,但随之而附赠了喃喃的——无比欣慰的背影。

《清静经》上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去掉这些牵扰,获得“清静”,必须“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达到“心无其形”“物无其物”的境界。这部书寥寥四百字,在笔者看来颇为经典,道尽了人间的真谛,给人的启迪及智慧,与儒教、王阳明心学所说无二无别,故将本人读书感悟与大家一起分享。

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关于心的修行。心不静,患得患失,意乱神迷,则德行难修。唯有心静,安然自若,坐怀不乱,才可立德养德。

理学家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道通天地有外形”,意思是说,思绪若沉静淡泊,人就在安逸。反之,如果内心浮躁好动,精神就会疲惫不堪。放空自己,少思少虑,享受当下的美好,才是养神养生之道。

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指恬静以修善自身,俭朴以涵养品德。诸葛亮因为蜀国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教育自己的儿子,诸葛瞻,写下《诫子书》给八岁的儿子,教育他及后来的年轻人都要正直做人,今后要为国效力,做一个有用的人。

晚清名臣曾国藩初入官场后,心浮气躁,目中无人;加上没什么官场经验,一时陷入困境,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因此他不仅与朋友反目,也被同僚排挤,可他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症结。直到有一天,他的老师赠他一“静”字,曾国藩才恍然大悟。于是,曾国藩每日打坐静气,修养身心,坚持了一辈子。

当代知名企业家曹德旺,经商有道,进退有度,做人有底线,做事有原则。他创造财富却不独享,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救济贫困生、贫困户,修建学校、公园、道路、图书馆等,发愿造福社会并践行之。他说:“像我这样的捐款,只是有钱人做该做的事情。”“拥有财富,也是背负职责。捐了,卸下重担,反而一身简便;从不为到有为,从有为到不妄为,从不妄为到无为!”面对工作和慈善,认真积极去做,做完而心无挂碍,仿佛没做。这是对“清静”的境界另外意义上的一种解释与修行。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清静经》云:“寂无所寂,欲当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常应物,真常得性。”让我们平心静气,泰然自若,怀一颗超脱悠然的心,涵养性情,行走于红尘陌上。

张荣兵

清静心



水中花卉 (插画) PP殿下

编者按:“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在阅读中接引古今,穿越时空,抵达更好的自己,与世界和他人更好地相处。书籍连接你我他,读书人、写书人、编书人、译书人、藏书人、评书人、图书馆人、组织读书会的人……故事良多。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起请看一组《书与人》。

生也有缘,1997年我从新华书店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被“定向”安排在总编办公室干宣传这个老本行。弹指一挥间,在辞书社已快三十年矣,其间,总编办干过,营销部也干过,大辞海办干过,编辑室也干过。自知能力有限,始终未曾参与到编纂社拳头产品《辞海》的具体工作中。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有机会给曾为《辞海》编纂建功立业,并获韬奋奖、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的出版大家巢峰老做了“责编”。

《辞书记失》书稿是巢峰老的系列文章汇编。这些文章是他若干年来读书和从事辞书编纂工作时随手所记录和思考的札记,为了抨击当时辞书界的粗制滥造、抄袭成风、质量低劣的现象,并让我联系《文汇报》发表。自2011年12月23日首发之后,《辞书记

失》作为“周报”的一个固定专栏,至2013年6月7日不定期刊发了25次,计30多篇,包括《怎样为“新黑格尔主义”释义?》《什么是“国际主义”?》《怎样为政治经济学定义?》等。2012年下半年,有其他出版社老总与巢峰老联系《辞书记失》书稿的出版事宜,但巢老决定将此稿留在辞书社出版,并嘱我担任责任编辑。于是就有了2013年出版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

为巢峰先生做“责编”

朱志凌

巢峰老让我责编他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我有点诚惶诚恐。巢峰老不仅是辞书社的老领导,更是当代成就卓越的出版家。他不仅是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指挥者、领导者,也是新时期中国辞书事业的推动者、引领者。审读《辞书记失》书稿时,我同时还研读巢峰老的著作《出版论稿》,深切体会到巢老是把出版当作一门很深的学问在做。在他眼里,上海辞书出版社不单单是一个出版机构,更是学术研究的基地。巢老常说:“干事业不能钻在钱眼里。没有

理论上的提高,怎会有实践上的进步?”

巢峰老虽然不是“老辞海”,但自1975年2月调入辞书社起,就自觉把生命融入了《辞海》工作。他是一位思想者,是学术大家,在晚年却大家写小品,我曾当面笑称:“巢老师,您的读书笔记,与您作的大报告大不一样哦!”巢老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对日积月累阅读的辞书中找到的143个错误和问题一一剖析,显现出“字斟句酌”的功夫。这些

文章短小精练,笔锋犀利,一针见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巢峰老的人生奋斗历程,起始于家族长辈们对他的蒙学教育。在几十年的《辞海》编纂工作中,巢峰老审读了大量书稿,总觉得传统的“三百千”蒙学读物中的某些内容,随着时代变迁已不适用。闲暇之际,他常常思考如何利用“三百千”朗朗上口的传统形式,来宣传新时代的道德准则。这一夙愿直至离休后才得以实现。

2016年7月7日,巢老给我来信:“……我年事已高,俗称‘老朽’,此言不谬也!一切拜托……此稿(指《品德三字经》)如果能在今年出版,与‘千字文’(指《品德千字文》)一起与读者见面,那么便使了我掉一件心事并会大喜若狂!”11月12日,住在华东医院的巢老审阅付型清样时,看到新闻里播放我国首位驾驶歼-10战机的女飞行员余旭不幸牺牲的消息后不胜惋惜,连夜在《品德三字经》奉献篇中,专门增补了余旭事迹:“好余旭,金孔雀,驾歼十,蓝天掠”,一位新时代的女英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从《辞书记失》到“品德系列”,为德高望重的出版家、辞书学家服务,在不断的请益中,我确实收获了很多。如今,哲人已逝,斯文在兹。除了默默地怀念这位“辞海学”的首倡者,我们更应该学习他“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陈昕语)的思想。以我的浅见拙识,那便是“巢峰精神”。

不想到了次年春天,从德国传来喜讯,中国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书得了唯一金奖。

十日谈

书与人 责编:郭影